

# 逃跑的行動探究：差異處境的再現和主體化過程

東華大學課程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許雅婷

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在逃跑，是在 2009 年行動研究學會舉辦的工作坊。當蘆荻社區大學秘書玉女哽咽地提到自己在工作和家庭的分裂狀態時，我也在台下跟著哽咽和大哭！然後意識到自己的「逃家」狀態和想回家的渴望。

為何要逃家呢？因為我有一個老是吵吵鬧鬧，卻又不知道何時會停止的家。於是我用了一個光明正大又冠冕堂皇的理由－讀書，就跑掉了！這一跑就繞了半個台灣之遠，回家一趟幾乎是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的上班時間－七八個小時總免不了。讀書是個很好用的理由，因為那幾乎像是未來前途的光明大道似的。每當我受不了現狀，想要逃跑時，最常想到的方式就是讀書。我也因此成了家裡唯一一位有條件和有機會唸到研究所的人，這在純樸的農村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光榮事，對我媽來說更象徵了一種「階級翻身」的機會。因此，國中畢業後我幾乎很少再回到家鄉，對於異地的熟悉度甚至高於從小長大的家鄉。

不過，這一逃，也逃離了認識爸爸媽媽處境的機會，爸媽之間的差異處境和發生爭執之間的關係，我當然也沒有機會看見和理解，即便五專唸過心理學、大學唸過諮商輔導理論、社會福利及社會工作方法。我一直都是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將他們分類，爸爸會打人罵人，不好；媽媽總是被欺負的一方。同時也逐漸忘記爸爸對我的好，也看不見爸媽身上背負的社會壓力，原來跟他們的爭吵有著重要的關聯性－他們也被卡在社會的處境裡，難以抽身！逃家的我，除了短暫獲得舒坦之外，看著全家人在辛苦生活之際還得供養我一直讀書往上爬，心頭上總蒙著一層揮之不去的罪惡感及深怕辜負家人期待的壓力。

一直在外頭生活的我，對於這個不符合社會期待好家庭形象的家，也從不覺得有什麼好跟人分享的，甚至自動消除了很大一片兒時的記憶，根本不想憶及，也無法成為跟同儕或他者對話的材料，我總覺得自己跟他們就像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我總是羨慕別人家的父母，覺得自己的爸媽不夠「好看」，也常常跑到同學家去玩，好像能不要在家就好。對於自己，我也常常看不見，因為我從小就很少被看見。我意識到被看見，需要一些條件：長得好看、穿著好看，再加上成績很好，那是每一年過年時我在大家稱讚大表妹時的看見，也是我作弊後不小心考了個第二名後得到一個芭比娃娃的看見。所以我早已習慣隱身於「角落」，不被發現。因此，我常常「一個人」，逃離於「關係」之外，慣於「看不見」別人和自己。我跟他者和自己的關係也在「不斷往上爬」的階層裡，逐漸內化了一些看待他人和自己的眼光-把人問題化，我跟他者和自己的關係也因此變得非常工具

性，常常需要以具體可見的事物，才能肯定他人和自己，所以我對他人和自己都很嚴苛！

這個狀態，讓我只要一進到「群」的關係中，就會發生一些衝突，也難以跟人靠近並發展合作關係，只要意見跟我不同，不是別人倒楣，就是我走人。這實實在在體現於我的工作經驗裡，直到參與八八風災的部落重建工作，再度落回「底層」人民的生活，並在離開部落後進入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於社會工作者的位置上，經驗到服務對象是被如何看待時－問題化、弱化，經驗到專業個案工作流程中跟所謂個案所保持的「距離」，才讓我有機會回頭看見我的爸媽、我、部落的那些人都是如何被這個社會看待的。

我的移動路徑也越見鮮明和立體，移動過程裡的社會階層性和與底層人民（包括過去的自己）的疏離也才被意識到，並有機會重新理解：雖然我、媽媽、部落的人居於社會底層，但不一定是弱者、也不一定沒有力量。自身和他者的多重樣貌和複雜性才是真實的狀態，我屢屢「跑」掉，也不能只用「逃跑」作為解讀，其中亦包涵了「求生和抵抗」的意圖。這一連串的察覺與發現，跟我在研究所學習的路徑極為相關，更是因為幾位老師「接住」了我的難受和我以為的「不好看」，這些原本被社會置於底層，定義為不好看的樣貌，才有機會被我一一辨識、重看和理解。我跟家人、他者和自身的關係及距離也因此拉近許多，原本我所認為的那些「不夠好看」的東西，甚至是「不夠好看」的自己，也不再那麼樣的「負面」並得以轉化為一種「力量」，引領著我抬頭挺胸地往前走去！

### **回頭一看，無處可逃阿！只好挺身相對！**

Giddens 以「經驗的封存」來形容當日常社會生活變得與存在的問題與困境的諸多經驗分離時，他認為現代性社會體制與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帶來制度的壓抑。而制度的壓抑中，經驗的封存與心理的壓抑都導致：「在晚期的現代性背景下，個人的無意義感，及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趙旭東、方文譯，2007：7）

這段話最後提到的那個「無意義感」的狀態，講的就像是那個剛考上研究所來到花蓮的自己；那個已經癱軟疲乏，只想找個地方好好趴下來休息與期待平凡平靜生活的自己。這是我第二度「逃」到花蓮來！為什麼是花蓮呢？因為它，夠遠；因為它，不容易到達（被找到與看見）；因為它，沒有太多關係的束縛，我，可以「一個人」！

第一次的逃，是想逃開從有記憶開始父母之間就不會間斷的喧鬧與打架<sup>1</sup>；第二次的逃，則是想要躲開母親及其他家人希望我可以「往上爬」<sup>2</sup>到一個足以安逸穩定生活的位置，還有職場及生活中他人對我抱持的任何期待。第二次的逃跑計謀，看起來就像爲了滿足母親等人希望我「往上爬」的期待似的。其實我心裡一直都知道，那不是真的！我只是拿它來掩飾及合理化，甚至是榮譽化了我的逃。這其實是一場精心策劃過的行動和計謀！即便是逃，我至少也要逃到一個可以舒服一點、可以學點東西的地方。因此，多元所<sup>3</sup>，其實是跟朋友討論很久之後決定的，加上它恰恰好又位於我想去的花蓮<sup>4</sup>，而我亦真的考上了，於是我就這麼順理成章地，來了！

所以，即便辭了台北的工作，我也沒有打算回到鄉下老家準備考試，因爲回到老家就得面對那種關係緊密到幾乎沒有空隙，任何事都會被拿來作爲茶餘飯後的話題和較量。同時，我也得重新適應雖熟悉卻又陌生的生活空間，因爲國中畢業以後，我就開始住校，獨自生活和照顧自己，後來更拒絕進入複雜的人我關係。自此也就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sup>5</sup>。只有考完研究所，等待放榜到開學前那將近 4 個月，爲了節省開支，才不得不回到鄉下老家。那是自國中畢業之後，待在家裡最長的一段時間了。

2007 年 8 月底，哥哥把我的所有家當，俐落工整又牢固地塞滿<sup>6</sup>了家人共資購置的九人座二手箱型車內，載著我穿越曲折蜿蜒、溫度驟升驟降的中橫公路，來到了在花蓮承租的小套房。當所有東西塞進套房後，也就開啓了我在花蓮的生活。我非常精心地<sup>7</sup>、在有限的經費下，將小套房佈置成一點兒都不輸給民宿的房間。同時，也開始安分地去學校上課，並透過營隊朋友<sup>8</sup>介紹下，一到花蓮就有了一份足以支撐生活及租屋開銷<sup>9</sup>的兼職工作。

---

<sup>1</sup>我母親成爲慈濟委員後，曾跟人分享此種生活，她形容成「經常在孩子面前跟父親上演武俠片」。這形容並不誇張，因爲母親身上常有大大小小、看得見或看不見的傷。

<sup>2</sup>母親常跟我說，她以前成績有多好，如果以前有錢可以讀書，她現在搞不好就是個老師。她一直覺得讀書可以讓人翻身，考公務員也是。社會成就皆不斐的舅舅們更讓她對此深信不疑！

<sup>3</sup>原名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與東華大學併校後更名為「課程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sup>4</sup>源自五專對花蓮生活的記憶。

<sup>5</sup>在外頭一個人的生活空間，吃喝拉撒睡常常就是在 3-5 坪大的空間完成。回到家，個人的私密空間及私密性幾乎是沒有的。如：鎖上房門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經常窩在房間裡也很怪。

<sup>6</sup>哥哥的工作之一便是送貨，因此很知道如何將空間紮實地填滿，以便多送/裝一點貨，也算一種節省的功夫。

<sup>7</sup>那種心情是：很想落腳在這兒，不走了！就像搬進「新家」的感覺！這份心卻在出發前被媽媽責怪了一頓：都沒什麼錢了，怎麼還不知節省！

<sup>8</sup>入學前的那個暑假，我在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暑期營隊當顧問（打工）時，認識了另一位顧問，在她的引薦下，我得以進入城鄉基金會花蓮工作站，成爲專案的執行人員之一（兼職），月薪約 1 萬 3 上下，剛好得以兼顧學業、生活及書本開銷及房租。

<sup>9</sup>哥哥姊姊都有自己的家庭，賺錢也不是太容易，媽媽也沒有賺錢了。

然而，我打的如意算盤，卻未能真的如願！原本平靜的好日子，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開始出現意外。

### 研究所第一年：封存的記憶打開了～經驗碎片的出現

研究所第一年幾近暑假時，我被莫名其妙地捲入一場組長與底下組員間的工作衝突中，組長亦自動將我分邊，與我保持距離，最後我被後來接手的組長告知「目前沒什麼可做的了，以後有機會再看看有無合作的機會」，我被迫失業。同時也在這一年，廉兮老師的「女性主義教育學」和夏林清老師的「多元文化與行動研究」課堂中，我亦感受到難以名狀的「晃動」。封存已久的「經驗」，突然一點一點兒的蹦了出來！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萬分！就好像封存記憶的玻璃盒突然不經意地被用力砸破了一個洞似的，好痛！

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裡描述的女人處境，開啓了我對女人處境的不同認識，跟我關係緊密的母親，在期末作業裡蹦了出來<sup>10</sup>。我看見她身上所背負的社會壓力，以及這壓力如何落在我身上並差點狡猾地撕裂了我跟母親的關係。然後，在夏林清老師的課堂學習過程中，我在所上舉辦的「96年東區原住民性別平等教育議題深度探討工作坊」<sup>11</sup>，於原住民青少年生涯規劃-從原住民女性高職生的生涯選擇談起的場次中，透過台灣倉儲運輸公會總幹事王秋月<sup>12</sup>對家庭處境的認識、理解和他人的回應中，初次照見了「我的父親」以及「一個總是躲在角落、沒有聲音和充滿恐懼的小女孩」<sup>13</sup>。

然而，我還不知道「他們」的出現到底代表了什麼，我只知道「我對他們的所知，甚少！」。要如何開啓更進一步的認識呢？我深知這絕對無法在書本裡找到，即便有，也讓我開始懷疑它的合理性！問問題吧！於是我問：「爸爸，你為什麼要喝酒呢？」，我亦問那個恐懼的小女孩：「你在害怕什麼呢？」第一年就在這樣的提問以及被迫結束工作，焦慮於下一個工作及生活費在哪裡的狀態下過去了！

### 研究所第二年：與社會處境脈絡中的爸媽相遇

第二年第一學期，我找到一份書店店員的工作，生活費有了著落。但是我卻再也無法繼續安穩地坐在課堂裡，啃食難以下嚥的文本知識。一方面我也讀不懂，甚至偶而覺得自己像個笨蛋，另一方面我也不知道讀那些東西到底有什麼用？！跟

---

<sup>10</sup>我以跟媽媽的故事來回應西蒙波娃提到的女人的處境，作為我的期末作業。

<sup>11</sup>夏老師將之列為課堂學習的範疇，讓我們在其中選擇成為參與者或觀察者身份進行學習並將過程書寫下來。

<sup>12</sup>當年原為新光紡織的建教合作生，於新光紡織廠工作，並於1988年關場後參與抗爭，其生命故事可參見輔仁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走向她-解構社會壓迫的另外一種取徑，陳盈君。

<sup>13</sup> 那個小女孩，其實是我，為原本隱藏於自身中的一部分。

我又有什麼關係？！所以，我沒有修課，只保留了一個跟指導教授-廉兮老師保持接觸的機會：每週去旁聽她開設的「批判教育學」。然後，繼續在生活中「摸魚打混」，過著「慢活」<sup>14</sup>般的生活，可是卻一點也「樂活」<sup>15</sup>不起來，因為沒有那麼多「錢」，只能不斷想辦法「耗」時間，騎騎腳踏車、逛逛街、看電視和電影、睡到自然醒....！然後，偶而把生活中遭逢的反思記事，e-mail跟老師分享。可是，經常巴著電視不放的，心裡卻經常發著慌！

第二年的第二學期，我才又正式選課，再度坐進廉老師開設的「實踐取向研究」課堂裡。期中，發生了兩件對我來說至為關鍵的事，一為中研院民族所的丘延亮老師<sup>16</sup>應邀到所上演講，演講前又應廉老師邀請，先幫我們幾位學生meeting時發生的事：講著自己都講不清楚的文本時，老師的提問竟像犀利的針尖般，戳破了我的面具，於是我兩手一攤，淚水一灑，文本一丟，竟蹦出「累翻了，什麼都不想做」這句真切的話<sup>17</sup>。二為台灣行動研究學會在台北舉辦的「行動研究/敘說研究工作坊：生命敘說、行動反映與社會實踐」場中，蘆荻社大主任秘書玉女在台上講自己在工作及家裡的分裂狀態時，我突然感覺到自己幾近無意識的「逃家」，以及「想回家」<sup>18</sup>的渴望！我看見自己逃離的背後，有一種想要切斷卻怎麼也割捨不了「關係」的痛！只能透過嚎啕大哭宣洩著，我，真是哭慘了！同時，也讓我決定，得好好地再看一看家裡人的身影、處境，以及和我的關係。

我想我只有重回關係中，才能知道自己和自己是如何疏離的，這亦是我對「回家」的詮釋—重回家庭的關係中。不逃了！反正也逃不了！即便逃跑，心終究安穩不了，只有更多的孤獨及無意義感！逃跑的這些年，已成了最好的佐證，無須再來一次了！一如 Noddings 說過的一段話：我不是生來就自然地孤單，我生來就在一種關係中，從其中我獲得養育及引導。當我孤獨時，若不是因為我和自己疏離了，就是因為環境扭傷了我。如放我自由，我首先且最自然地要重建我的關係（1984:51）。

於是「爸爸媽媽的處境和身影」在那一期末的作業裡重現，我也因此看見爸爸和媽媽在社會中的處境、身上背負的社會期待與壓力，以及這些東西如何使他們相互怒罵、拳腳相向。爸爸將自己泡進酒缸裡的悶，我，突然懂了；媽媽為了脫離貧窮期望獲得更好的生活，無法安於當一個爸爸期望中的家庭主婦，打死也不願跟丈夫妥協，即便帶著年幼的我、瞞著爸爸，也要跑遍各個工廠打零工。那種不

---

<sup>14</sup> 那是一種當時風行的一種新生活方式，亦為對快速生活步調的一種反動。

<sup>15</sup> 原為以健康及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我引用的是背後的價值觀之一：快樂生活。

<sup>16</sup> 綽號：阿肥，長期參與社會運動及關注社會議題。當時他來分享在香港工會打雜（做研究）時的看見：工人如何在勞資對立的關係中蜿蜒且匍匐前進。

<sup>17</sup> 那是作為「學生」身份的我，即便心裡曾經想過，卻根本不敢/不可能對著「老師」講的話。當時的我，有一種在這位老師面前「無所遁形，躲也躲不掉，只能說真話」的感覺。

<sup>18</sup> 這裡的「回家」，並非指涉實質空間的移動，而是期望重回家庭的關係中。

得不用瘦小的身體承接住各種粗重工作的心情，我，也懂了；亦對記憶裡幾近空白的童年，只記得放了學、下了班就得趕快回家，免得媽媽出事的姊姊，感到無比心疼！

我開始決覺得，需要改變的不見得是我的家人，我的家人身上所承接的東西，並不僅僅只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而已！同時我也意識到，過去常常使用人本心理學、一般心理學或某些靈修的眼光來看待人，將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那是一種脫離/忽略社會結構壓制力量的觀看觀點，「個人或家庭內部」便成了問題的主要製造者及來源。家人，竟成了兇手！

這一年的回看，讓我看見的是，「家人」其實也只是代罪的羔羊！他們也身陷在社會的某些期待和壓力裡，當然，我也是！於是回家的第一步，是開始試著重新去理解和認識自己和我的家人，而不是一直試圖要求他們或自己要去符合「看似自己覺得好」的期待，然後彼此壓迫。那個「自己覺得的好」，其實並沒有那麼「個人」！

### **研究所第三年：在閱讀（回看）他人和自己的故事和災後部落重建工作裡，擴展對壓迫型態的認識**

前兩年，主要是一步步看見家人的處境和嵌在其中的我。第三年，透過阿肥<sup>19</sup>在所上開的為期一年的課，觀看的焦點開始轉回自己跟社會的關係：我在社會中的處境。這一年，我沒有讀很多書本知識，也沒有看很多書，其實也不是很想看，總覺得書本即便講得很有道理、很對，我卻有一種將它抄寫之後，「我」就濃縮不見的感覺，我的處境似乎也跟著不見了！後來我逐漸明白：那些論述，不可以單獨存在，因為那些論述放到每個人身上，似乎有著不同的風景。如果只有論述，風景就不見了。我，很想看看那些過去不曾發現及看見的實實在在的風景，不想再看那些握在手裡卻很空虛的漂亮論述了！

所以當老師說，這一年沒有要讓我們讀書，而是讓我們每個月一次，練習「重複」<sup>20</sup>閱讀很多名不經傳的小人物訪問故事<sup>21</sup>，並試著與故事對話、猜想編輯者編排的用意，每次上課前必須提交閱讀筆記，之後在課堂裡討論。對於不用讀書，我的確很開心。但是對「閱讀和對話」的認識，還真是磨練了將近一年，才摸著了些許頭緒。因為我不僅要克服對英文字母的陌生<sup>22</sup>，還得不斷猜想編輯到底想說什

---

<sup>19</sup> 指丘延亮老師，阿肥是他的綽號。

<sup>20</sup> 阿肥說一篇訪談故事，至少要讀三遍，並回看自己閱讀三遍的過程中，每一次的看見有哪些不一樣，並試著紀錄下來，理解一下不同之處。同時也要在課堂上分享與對話。

<sup>21</sup> 閱讀材料皆取自美國脫口秀始祖 Terkel 的 *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一書。裡頭為 Terkel 訪問各種人物的訪問編輯稿。

<sup>22</sup> 我是五專生，國中畢業後只念過「醫護英文」，除此之外就是工作後才到英文補習班補了基礎

麼？！我又要回應什麼？這一切，書本知識還真是一點忙都幫不上。過去，也不曾有人這樣教過我們，我也不會想過讀書可以這樣讀。

我想老師是故意的吧：你就是要想辦法「聽故事裡的人說話、跟故事裡的人說點跟自己又跟對方相關的事」。慢慢地，我才發現，原來「對方和我」之間，故事看似不同，面臨的處境和壓力竟如此相似！於是，「我」蹦出來了！從老師給的故事及課堂討論裡，我逐步看見社會結構在不同的小人物身上壓制的方式、力道及複雜度。自己過去的一些遭遇亦逐漸浮現，「恐懼的小女孩」亦能逐步察覺日常生活中不太對勁的事情，並能逐一辨別自身與社會結構衝撞中的壓制力量及方式，然後帶著恐懼在工作中和師資培育的課堂教室裡「挺身」說一些話了。

正當自己開始能夠辨認這些壓制力量時，進一步磨練和深化認識的機會竟也跟著來了！2009年12月，八八風災<sup>23</sup>災後第五個月，我跟著一位長期參與工會運動的資深社會運動者小禾，進入災後重建被忽視的部落裡，協助部落自救會，一邊發展自助的本事，一邊還得協助部落的人看懂政府的詐騙計謀，以及和政府各種大小官員或其他團體間的周旋本事，分辨這些以「幫忙」為名的背後是否暗藏玄機，甚至還得學會怎麼不卑微地迎合捐贈團體，滿足他們所要的「榮譽」<sup>24</sup>，以期許未來還能繼續募得所需的東西。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確得以看見政府如何透過政策壓制或污名化底層的原住民，地方勢力之間又如何各說各話，趁機獲取利益及撕裂部落，社會福利團體又是如何打著「我要幫助你」的合理旗幟，根本還搞不清楚部落內部的厲害關係、部落的人到底聽懂了什麼、困難在哪裡，就哄騙原住民進入方案。順利的狀況是：完成工作並建立自己的業績<sup>25</sup>，然後走人！不過很多時候並非如此順利，承辦者便開始找罪名往部落的人身上扣，認為他們不夠認真、不夠積極、沒有責任感、不守信用…。然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過去的部落因為貧困，讓自救會30幾歲這一代的年輕人，付出了多大的代價；要抬起頭來面對別人需要多大的勇氣；要完成那麼多的文書/電腦工作談何容易！一如他們問我：什麼是研究所？什麼是案子？什麼是社區報？什麼是部落文史？…

可我萬萬沒想到，部落內部的人際關係裡，亦如此複雜，也是波濤洶湧、滿佈暗礁，一不小心也會落入陷阱裡！對老是把自己放在「關係外頭」的我來說，這是

---

英文會話一年，所以閱讀成串的英文句子對我來說是很吃力的！

<sup>23</sup> 指莫拉克颱風帶來的驚人雨量，造成南部及東部鄰近山區或山區發生大規模的土石災害，讓許多原住民部落失去家園和家人，發生日期為八月八日，因此稱為八八風災。

<sup>24</sup> 捐贈單位需要呈現出他們做了什麼，所以常常會出現那種紅拉布條（布條上會寫捐助單位、因何事而捐、捐給誰…）跟物資及受助者拍照的畫面。

<sup>25</sup> 很多社會福利團體是透過申請方案計畫取得經費的方式才能生存，但計畫會有時效性、進度等壓力。計畫結果則需接受政府評鑑，作為未來能否再度取得資源的重要指標。

一場內外交雜，複雜度極高的混戰，事情也不會「等你準備好了再來」，往往都是發生了，我才慢慢察覺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根本無法用過去那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來應對！公私之間根本也沒什麼界線可言，看似外部的壓制力量和權力關係，竟也在內部關係裡上演類似的情節，而且更加複雜。自救工作的進展和推動，當然也避不開其影響。

夾雜在其中的我，總是過得戰戰兢兢地！因為有很多的複雜性與陌生感，如：公文裡出現的許多字，對我來說就像外星文、跟災區重建有關的政府單位/機關名稱/處室/官員名字/福利團體…有哪些？怎麼聯絡？要聯絡哪些事？跟誰可以合作？接觸哪些人要小心？開某個會議的真正目的？會議場上的人都盤算些什麼？…其實我並不真的知道。可是我身上有一種「必須快速學會」的壓力，很想趕緊知道自己要幹嘛、可以做點我認為實際的事情，以便跟工作者進到討論的層次。我也認為小禾對我有這樣的期待，所以壓力也就更大了。不過，這也相對呈現了小禾在部落工作的孤寂感、複雜度和壓力！能夠跟小禾對得上話的人，其實並不多！

可是，面對這麼多的複雜，我常覺得自己其實就跟部落自救會裡的幹部一樣，非常依賴小禾，面對事情也不敢輕言承擔，只敢跟小禾說「我會盡力嘗試」。但是又想要有所證明，所以，我就承接起小禾交待給我的任何事情，好彌補或掩蓋自己的不足。為了將事情做好的壓力，當然不會只在我身上，它也透過我的言行蔓延至事情的執行上，一起做事的自救會幹部，也無法倖免於難，終於在彼此關係更加貼近後以及事情迫在眉睫完成時，爆發衝突（互相指責、嘔氣不幹）！然後，再連帶引爆出原本幹部間就存在的權力關係（聚集部落的人，透過部落會議指責某人），接著再影響到外部關係及小禾身上，然後張力再回到內部，如此循環！

除此之外，自救會工作夥伴間發展出的親密關係，也被幹部以一方配不上另一方並夾雜著為了部落好為由，進行嚴密監視和當作操弄權力的利器。最後，部落自救會的幹部幾乎僅剩一人獨撐，其他幹部不做事亦不打緊，還背地裡監控這個人，並發出警告：如果那人把「功勞」全撈在自己手上，他就慘了，肯定讓他吃不了兜著走！也企圖在部落拉攏人脈，講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話，挑撥部落對那個人的信任和關係。在部落內，彼此的信任關係其實非常薄弱！也極易離間！誤解、邀功、扯後腿、嫉妒、操弄權力、吵架、喝酒鬧事…的事也是一堆！我被抱怨太囉唆或都只幫誰說話又或事情幹麼都只找某人做、小禾被說成對誰偏心或都只罵誰卻不罵誰，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每個禮拜，只要搭上前往部落的火車，我整個人就開始繃緊神經、豎起毛孔，簡直就像將赴沙場的戰士般，一刻也無法放鬆。即便風光和夜色再美，也都升不起任何欣賞的心情；即便有人請你吃一頓大餐、喝酒、彈吉他唱歌、參加摸



彩晚會或短暫抽離部落，身上也老披著戰袍似的…也還是…脫不下來！因為我只知道我得小心，卻不見得知道要小心什麼東西、在哪裡、又會用什麼方式出現，只好全面備戰，什麼都防，一刻也沒法兒放鬆，就深怕一不小心落了坑！那是一種孤單至極的感覺！似乎誰也無法相信！即便心裡知道必須要相信誰；即便知道可惡之人亦有可憐之處<sup>26</sup>。

2010年4月中，我決定離開部落。原因有幾個：（一）階段性任務<sup>27</sup>也算完成了，加上自救會也幾近瓦解，僅剩會長一人獨撐，而且再過一陣子也決定卸任了。後續可以努力的事情、空間和機會不多了。（二）我原本住的地方，已不適合再居住。搬去跟小禾一起住，那樣貼近的關係實在讓我很害怕（三）我好累喔！也有一種受夠的感覺！對於自己老是要自救會會長依照我的意思做的那種行為，也讓我感到很羞愧，實在沒有臉繼續待下去。離開部落的前一晚，我也用大哭來釋放周旋在這些關係中的壓力與混亂，還責怪小禾對我使用激將法<sup>28</sup>作為激勵，然後我告訴小禾：我不要再來了！

這過程，我實在混亂得很，但感覺卻跟阿肥的助教Polly在自己未出版的論文中<sup>29</sup>，對印度學者 *Nandy* 其中一篇著作<sup>30</sup>的解讀很像：對於被壓迫的女性來說，整個壓迫運作的機制是從外到內的，是環境使然，也是她們本身內化、接受的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更甚的是，這種壓迫不但沒有使壓迫者有覺知的去反抗…，反而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倒過來壓迫另一個女性。最後，他使用了這樣一個獵人和被獵者的隱喻，來指出這種殖民機制的運作，是一個怎樣的循環。「沒有一個劫掠者會想到去做一個劫掠者，如果他自己不也是一個被捕食者的話；沒有一個被捕食者可以是一個被捕食者，如果他自己不也是一個劫掠者的話！」

不管是小禾、我或原本一起奮鬥的自救會幹部的背後，其實都背負/承接了許多社會壓力，並讓這些東西無所意識地在我們身上生了根，然後再把壓力波及他人，形成一種壓迫，甚至幾乎到了相殘的地步！當我發現時，好羞愧！也好難過！離開部落後，我沒有工作，也無法工作，因為好混亂！所以我整整休息了一個多月。期間，也才開始試著瞭解一些事<sup>31</sup>：三十幾歲那一代年輕人的小時候，怎麼

---

<sup>26</sup>在自救會操弄權力的那個人，我住在她家，亦聽聞許多她成長過程的辛酸與苦楚，真的很苦！能撐過來是極為不容易的！但她也以過去的辛苦為名，緊抓權力、操控權力及身邊的所有人。

<sup>27</sup>部落遷居後的屋子已確定爭取到了，屋子完工及搬家的日子也大致抵定，變化不大。

<sup>28</sup>我被拿來跟世界展望會的新進人員做比較，工作者說這是激將法，但只是更讓我難受及自覺不足，像是自己的不足被拿來懲罰一樣！

<sup>29</sup>引自沈寶莉（2010）。女人不同自身的對話的論文。輔仁大學應用心理所學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sup>30</sup>丘延亮（譯）。Ashis Nandy 著。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文化與政治心理學的論說。未出版手稿。

<sup>31</sup>我開始閱讀阿肥寫的書：後現代政治、實質民主，以及當初在其他部落認識的一位頭目推薦我看的書：災難主義。

會窮到讓父母「當」<sup>32</sup>掉，他們的青春和勞力卻也僅能換得基本生活需求的生活，如今依然靠著各種打零工的粗活生活著、為何在自救會的我們會演變成「相殘」的地步。我的政治意識，也才算真的開啓！過去的我雖然可以意識到政治性，但我的認識和理解經常都很「去政治化」。

### 研究所第四年上半：覺得「逃跑，也是一種抵抗！」

進入研究所第四年的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匍匐著的人。但也說不上是「躲」！這第四年，比較像是將身邊看到的一大堆東西，不管看懂或沒看懂的，一一拿出來曬曬太陽，再照照陽光的畫面<sup>33</sup>。2010年10月初，我在「海峽兩岸行動研究交流台灣研討會」時，把家裡的事、在課堂裡回嗆老師的事，還有對勞資關係的看見，又再拿出來看了一下。2010年12月，提論文計畫前，則把部落裡發生的那些混亂嘗試梳理一下。同時，也在把過去的自己 and 當時的自己再回看了一下：

人生第二個15年的最後一年，再度來到花蓮生活，發現平常賺的錢僅能供給基本生活，而必須事事計算、斤斤計較時，我這才體會到底層小人物生活的不容易<sup>34</sup>。也在不斷打工賺錢的過程中，看到勞資關係中自己的「沒有」位置，以及老闆會用何種方式進行無所意識的壓迫。至於看似單純的學校課堂生活裡，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壓迫型態，經常也就存在於看似微小到沒啥大不了的事情裡，而學生激動的情緒，又是如何輕易地被當成「情緒化」，歸為「個人」的精神暫時失常。

我也發現，家裡逃跑的其實不只我一人。我們都逃跑過，爸爸逃進酒精裡、媽媽在我小學二三年級時離家出走過一段時間、哥哥也在退伍後，因為受不了爸媽的爭吵而離家出走，直到爸爸過世才回家。姊姊，則是一直待在家裡，成為守護媽媽使者！在精神及經濟上，不斷支持/撐著媽媽，長大後便將兒時經驗全數封存。而我的逃跑，理由真是夠冠冕堂皇的了！多麼有「上進心」阿！真是夠諷刺的了！（哈）我這一路的「往上爬」，其實是抓住了「母親把自己的遺憾轉成對我的期待」加上社會普遍認為「往上爬」以光耀門楣的金牌，合理的拿著家人辛苦存下的錢，一步步藉由讀書升學，逃離紛擾不斷的家以及每一個就學階段的「難受」。

然後，成為一個看不見家人處境、看不起家人生活方式、要求家人改變趕上時代思潮的壓迫者。幸好，我是老么，他們不見得全盤接受我說的，甚至還會「回嗆」我以為的先進思潮，搞得彼此氣呼呼的！媽媽也在每一次我說「還要讀書」時，

<sup>32</sup> 他們自己說的形容詞，意思跟古代的賣身差不多，就是賣到別人家或工廠裡當童工，一次約1-2年。父母們用這些錢蓋房子、支持家用或供弟妹讀書。

<sup>33</sup> 此形容參考自夏林清老師對攤出家庭經驗的一種比喻：有如曬穀場。

<sup>34</sup> 其實五專畢業後在台北補習那一年，我過得並不輕鬆-更需要省吃儉用，並學會了自己煮菜，但那段記憶其實是被「封存」的，直到再度回顧起讀書的掙扎，才又出現！

不放過任何機會，合理的將她的遺憾轉換成對我的期待，希望未來的我可以獲致穩定的生活，不用像她常常爲了未來的生活擔心受怕。

另外，短短幾個月的災後部落重建工作，雖然爲時不長，卻讓我有機會體驗及看見家庭、工作和學校場域以外的地方，又是如何上演著壓榨人民的戲碼。同時也感覺到：壓迫似乎隨處可見，隨處都可能發生，而且還是以裡裡外外、來來回回交雜，像冷水煮青蛙般，細微到讓人難以察覺的方式發生著。於是我也更加明白當初決定參與部落災後重建時說過的話：我發現我所求的個人安逸，其實是不存在的！我也不會甘之如飴。當我越來越能感覺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是無法假裝不存在的。與其坐在教室或未來的工作裡進行各種理解或發火，不如把自己丟進去來得實在！<sup>35</sup>因此，最後即便離開了部落，我也沒有回到安逸的書店工作，而是跑去當從來沒當過的社工<sup>36</sup>和跨進多動會<sup>37</sup>打雜。

最後，再回頭望一下自己原本意識到的「逃」，我突然有了不同的感覺和理解，原本對家人的罪惡和愧疚感，似乎也起了一些變化。或許，該把「逃」理解為一種「移動」才是較為妥當的說法。逃，有點「扁/孱」化了人的意味。移動，比較像是「位置的轉換」。因為我看見自己或他人移動的背後，似乎不僅僅只有「逃」的意圖，還有更多是為了求生和對現狀或壓迫狀態的一種抵抗！

#### 研究所第四年下半：主體的生成

第四年的下半年，我進入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的社會工作者位置。這個位置讓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被「問題化」的家庭和姊妹。加上中心的個案工作又一直被批評爲「不夠專業」，而專業的判準又多來自個案工作流程、個案紀錄的書寫方式、服務的個案量及統計資料以及開案結案的指標，最後還包括服務人員的資格，如：是否具備社工的資格。

這是一個已服務外籍姊妹超過十多個年頭的機構。機構的工作者也不是社會工作相關領域的人，因此也在承接政府計畫案的同時，開始不得被要求「要專業一點」，尤其是個案工作。因此非科班出身卻渾身紮實經驗的社工組長，也開始嘗試進行一些改變，以嘗試符合體制（如評鑑）的要求。剛開始是參考其他機構的個案工作表格，但套用別機構的表格不是那麼好用，所以後來就乾脆設計一套適合中心的個案工作表格及流程，這演變爲一場場的「表格會議」。我則剛好趕上

---

<sup>35</sup> 引自 2009.11 發給廉兮老師，答應參與部落災後重建工作的 e-mail 內容。

<sup>36</sup> 其實我大學念的是社會福利，唸完之後我就決定不當社工了，因爲總覺得社工像在幫政府收爛攤子的工友，很無力，也很無奈！我不知道自己要如何面對這麼多人的苦難，所以我跑去跟兒童「混」，從事教育工作，感覺有希望的多！

<sup>37</sup> 全名「台灣多元跨界行動協會」，是廉兮和學生之間希望跨越學校之後，依然可以繼續發展人民共學的一個機會場域，於 2010/11/21 正式成立。

第一批新表格出爐適用的時候，並接續使用後的修改工作。因此我既知道第一代表格的設計理念，也體會到實際使用上遇到的困難：將姊妹的處境「放」進表格後的怪異—處境會被條列化、切割和分類，名字會變成案主，人被問題化，關係也變得很工具化：「求助→解決問題」的一種關係模式。

我這才意識到，過去那個吵吵鬧鬧的家、家人和自己，被放在哪一個位置上以及當成什麼人來看待。我才發現小時候的那個家，和日後我移動到的位置之間，是有階層的、我的移動也沒有那麼樣的「偶然」，但我並沒有真的意識到。我一路往上爬所習得的做事情方式或看待人的方式，都把人當成問題來看，也當成一件事情來解決，護理工作如此、過去的教育工作如此、社工也是如此。當時在部落工作的那種「難」、焦慮、一直以來的胸口悶、人我關係的衝突，才有機會被我再看見和重新解釋，並跳脫簡化、把人問題化的解釋邏輯還給他人和自己一個清白。

### 返身照見過去「移動」中的「差異處境」

→國中畢業後選擇離家：爲了躲開那個「不好」的

其實在部落生活的不容易，對我來說並不算太過陌生。因爲跟我兒時的生活條件有些相似，物質條件不是那麼富足和方便的前提下，我們總會想辦法發展出過活的一些方式，以解決或應付生活裡許多的不便。用窮則變、變則通的方式，長出一些生活的本事來，像是生火燒水、用大小鋁盆幫孩子洗澡，好讓孩子可以在溫暖的客廳裡洗澡，以免受涼、組老鼠會籌措買房子的錢....。只是我從不認爲那是「本事」，我總是習慣看到跟他人相較之下的「不足」，然後想盡辦法「逃離」那個總是無法令我滿意的家和父母。我也一點都沒浪費自己的本事，仗著「讀書」這光明正大又冠冕堂皇的理由，逃家去了！

研究所以前，我幾乎不曾跟其他人講過家裡的事，也不認爲有什麼好講的。即便後來書寫出爸媽爭吵背後的社會處境脈絡，每次要講這一段事情，其實我還是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不太敢讓別人「看得太過清楚」，總是幾句話簡單帶過。因爲在心底深處，我依然覺得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我的家也不是那麼樣的「好看」。身處在那個家的我，也不是那麼樣的好看。我突然有些理解部落青年心底深處那種「害怕」被看見的恐懼，害怕自己那不堪回首的童年以及不太識字的狀態被發現的心情。

我也看見自己跟人交往的封閉性，其實不只存在於我身上，部落裡的青年也有這樣的封閉性，我的姊姊更是如此，媽媽也差不多。我們的封閉性，背後其實存有一種難以跟人言說的、處境上的爲難和辛苦。我們這些人，得靠著「看得見的成

就」才有機會被看見！像是透過讀書進到好學府、擁有好的衣著或外貌，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至少也要「認真努力的做事」，以彌補先天條件的不足，以獲得一些剩餘的價值。

所以，我常常一個人！很少停留於小團體中，其實我有進入小團體的機會，也曾經嘗試進入小團體裡打探一番，不過最後都決定跟她們保持距離，身邊有個「單純」一點且能說上話的要好朋友就好。小學、中學、五專、大學到研究所，幾乎都是如此！即便大學畢業後，進入職場工作，辦公室裡的同事也不會太多，甚至還待過「一人辦公室」。我總是喜歡待在「人」少一點的地方！面對人很多的那種大場面，我通常會躲到邊邊去，盡量別讓人發現或看見。過年時的親戚大會師，也讓我倍感害怕，我通常會想辦法找事情做，讓自己忙進忙出，像是幫忙端菜、洗盤子、切水果...等，以避免跟人互動和說話。

只是，這一逃，也把這整個家的「複雜性」一併迴避了，不想看，也不想理解和認識！原本，我以為自己可以逃得掉的！可心裡其實一直都有一些罪惡感，常希望可以為家裡盡一份力，像是減少一些家裡的負擔，自己想辦法盡力去打工，讓媽媽少一些支出；給媽媽寫寫信、打打電話，讓她知道我很好；想辦法緩解家裡的婆媳衝突，如：跟嫂嫂建立關係、一回家就幫忙照顧姪兒，整理家務...；我在外頭獨自生活和打工的辛苦、孤單或挫折，也幾乎不曾跟家裡提起過，即便是朋友，我也極少提起，總覺得那沒什麼好說，也沒什麼了不起。

家裡的任何的爭吵，也都被我視為「待解決的問題」。我很想「解決」它們，也把它們當成「事情」，而不是需要被理解和認識的東西。爭吵，對我來說幾乎只有一種意思：不好。我也很少跟人爭吵，應該說只要發生爭吵，我就會選擇離開或迴避，然後將那股氣放進日記裡，成為圖畫或文字，並在不同的時期重複著類似的內容，爭吵的場面通常也只會發生在夢裡。真的氣憤到非吵不可，我也會全身發抖！遇到別人爭吵，避不開現場的時候，內在的我其實是「置身事外」的，我不敢碰，也不想碰，只會面無表情冷冷地看著事情發生。

解決問題，似乎成了我的生存目的和自我價值，甚至有點以此為樂。我對待自己似乎也一樣，我跟別人或自己的關係，都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關係，總是很冷靜、很短暫。我花很多力氣去理解和釐清，找出問題，然後思考解決的方法。所以，我常常一個人，不太跟人家講我的感受或困境，也不覺得有什麼好說的，因為這像在凸顯我的短處和笨拙，我比較是問別人問題！也不太知道如何跟人聊天，我總是在「蒐集資訊、瞭解問題和解決問題」，而不是在跟人「分享和聊天」。我喜歡學東西、努力蒐集資料，讓自己變得很博學，知道很多事，以面對可預期或不可預期的問題。在別人眼中，我很認真，但我其實不太在乎這個，也不覺得這個

有什麼好稱讚的，甚至視為理所當然，我在乎的其實是效益或我是否能夠漂亮的解決問題，或避免和預防問題的發生！所以，我總是很「累」，總是難以「放鬆」，總是難以「幽默」！

→大學畢業進入人本教育基金會，並非偶然：我被看見了，理想父母的模樣也出現了！

大學接觸人本教育基金會之後，我彷彿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原本不屬於我的世界，我也樂在其中好久好久！並以爲那就是「享受生活、愛自己的方式」。在這兒，我學習佛絡姆愛的藝術、學習用辯證的方式進行教學、學習父母或教師效能訓練裡的溝通技巧、學習理解孩子行爲背後可能的原因、學習一種善待他人的態度和方法：不體罰、不責罵、好好地跟孩子講道理，同時也看見或經由自己的實驗，經驗到孩子行爲的變化。這，讓我以爲所有大人都該如此地對待小孩，我也把這一套價值原封不動地搬進我家，拿來檢視我的家人。甚至一度認爲，我會變成現在這付模樣都是媽媽的錯，她怎麼可以把自己的期望放在我身上，讓我來替她完成，或者老是希望我變成什麼樣子，一點都不尊重我的存在，害得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成爲什麼。我自己更把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的生活方式當成一種典範一樣地追逐：他看什麼書，我也拿來看看、他分享自己去買「勃肯鞋」<sup>38</sup>，腳丫子被細心呵護的經驗後，我也跟著去買了一雙，體會他說的那種感覺，那是我第一次買了那麼貴的鞋！

直到再度落回較爲底層的生活位置後，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是很不一樣」的一群人！要過那樣的生活，得要有一些資本和條件阿！生活也不一定要那樣過才叫生活或比較「好」。於是對於當初那個幾乎花光積蓄再度回花蓮唸書，跑去花蓮縣卓溪國小當人本數學想想營的顧問時，因爲梯隊經費不足，工作人員必須承擔伙食費時，自己那副「斤斤計較」的模樣遭人另眼看待時，才有辦法理直氣壯地回說：「對你來說，多 10 元也許沒什麼差別，但對於像我這樣收入有限的人來說，這一餐多 10 元，就可能表示下一餐要少 10 元阿！」

→接觸奧修，也不是偶然：疲累得以獲得一些釋放

逃跑，對我來說，幾乎成了一種習慣！甚至都沒了知覺！家裡不舒服，我就逃到學校；學校不舒服，我就逃到民間團體去；到了民間團體後也還是不舒服，我就逃到別的工作場合去，後來又被熟識的人撈回去，直到身體累到不行，心裡也提不起勁之後，乾脆就逃到身心靈團體極多的印度去。我以爲，去印度可以解決我

---

<sup>38</sup> 德國進口的手工鞋子，以人踩在沙子上的腳印爲設計概念，並以此製作鞋模。每個買鞋的人都要先量腳的長度和寬度，並以此作爲挑選鞋子的基準。同時強調鞋子任何一處磨損後，皆可維修。因此鞋子的單價並不低，從一千多元起跳（涼鞋），一雙包鞋至少也要 3 千多。

身心的疲憊！沒想到，去了一個月，回來後反而清清楚楚地意識到有個東西我逃不了：我就會在「關係」裡，我就得面對關係裡的很多東西，如：期待、衝突、親密、關心、要求、命令.....。因為我在「家」裡、在這個「社會」裡、在「人群」裡，我不可能跟人沒有關係。不過因應的方式還是跟過去一樣：想辦法逃掉！因為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面對「關係」還是覺得很煩、很累！

我是在人本工作的時候，經朋友介紹才開始接觸一位印度身心靈師父-奧修（OSHO）的書籍，從個人傳記到他的弟子將不同場合的演講稿集結分類而成的書籍，我大概讀了不下 20 本。還花錢經驗了幾場結合身心靈的諮商－呼吸治療、頭薦骨平衡、關節釋放、催眠、家族系統排列。除了去經驗「另類諮商」的機會，我接觸奧修的機會比較是透過閱讀。因為這些另類的諮商方式都很貴！一個半小時下來的費用，都得上千元，資歷深一點的，則要兩千多。那並不是所有人都花得起的錢！在這個場域裡，我所接觸到的人，經濟條件大部分也都不錯！

透過這些閱讀和零星機會的治療，我的疲累也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了一些釋放！我在書籍裡接觸的概念，似乎也對我的實際教學生活產生了一些協助，讓我面對孩子的時候，能夠發展一種回觀的能力，當我跟孩子發脾氣的時候，或者跟孩子之間發生一些價值上的拉扯時，能夠看看自己所堅持的價值背後是不是還有一些東西在影響我。因為奧修的書籍裡提到一個概念：不要輕易相信「頭腦」產生出來的一些價值，要檢視它；要試著回到身體，去聆聽身體所發出的感覺和感受。但是，從印度回到台灣的那一個月，我總覺得自己身體雖然回來了，「心」卻還滯留在印度。那，是一種掙扎吧！掙扎什麼呢？其實我隱約知道自己在掙扎什麼，但是在研究所第一年的一場系上演講時，我卻還白目的問演講的老師為何會有這種感覺。可以意識到自己逃不了，是因為我在印度時，還做了幾件在台灣根本不可能會/敢做的事，但是我做了！因為我只會在那裡待一個月，以後遇到的機會也不大，加上我又是一個人去的，根本沒有熟識的人。我，是一個隨時可以離開的人！比在台灣更容易、更沒有顧慮，也更不需要牽掛！因為我根本不在「關係」裡。

### 走出簡化的價值框架：受害者/受壓迫者？

對於較有敏感性的女人、真正的挑戰無過於重新定義她自身。她們面對的首要任務是設法建立機制以減輕他人對她們社會與家庭上某些角色的強調，而能自己去加重強調其他更多的角色；如此、她們既能擴張她們的名份而不全然從其文化底定義中脫出，同時不致於和她們自己心智上的特殊質地產生背離。<sup>39</sup>

---

<sup>39</sup>引自丘延亮（譯）。Ashis Nandy 著。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文化與政治心理學的論說。未出版手稿。

Nandy認為對於被壓迫的女性來說，整個壓迫運作的機制是從外到內的，是環境使然，也是她們本身內化、接受的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更甚的是，這種壓迫不但沒有使壓迫者有覺知的去反抗…，反而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倒過來壓迫另一個女性。最後，使用了這樣一個獵人和被獵者的隱喻，來指出這種殖民機制的運作，是一個怎樣的循環。「沒有一個劫掠者會想到去做一個劫掠者，如果他自己不也是一個被捕食者的話；沒有一個被捕食者可以是一個被捕食者，如果他自己不也是一個劫掠者的話！」<sup>40</sup>

這段話，是我初次能夠整理出參與八八風災部落重建經驗後出現的一種模糊感覺和體會。那段經驗裡，初次被我整理出來的東西有很大一部份是描述「我感受到的種種不舒服」或誰又被誰欺負的場景，猶如「受害者群像的現身」一般！我，也把自己放在一「受害者」的位置上，刻意突顯著自己的「弱」。可我，一直都沒有發覺，老覺得自己還是個「受害/受壓迫者」。

直到一年後的某次 meeting，我書寫出看見那個「看不見自己」的狀態後，廉老師向我「反映」了一件事：你有很弱嗎？你真得再看看你都怎麼對付小禾、書店老闆和師資培訓課堂裡的那些老師，你可得還人家一個清白阿！然後，一股羞愧感突然湧上來！接著，我隨即翻開論文計畫審查的文本目錄，突然發現……我真的一直在講、一直在凸顯「我的受壓迫狀態以及如何抵抗」。這是一種很極端看待人的方式，好像人只能擺盪/選擇某一邊，不是成為「壓迫者」，就是成為「受壓迫者」。但，這跟事實明顯是有出入的！人的處境不僅被簡化了、我或他人的樣貌也變得很單一、人的複雜性也不見了，我也因此看不到自己的主體性和力量！

印度學者 Nandy 為此給了一個極為貼切的形容：這叫「假性無辜」(pseudo-innocence)。她還說，這樣的假性無辜教一個人去投身於一個結構性的暴力體系中——因為她不知道自己力量可以去對真實世界去進行干預；在這同時、她之所以投身也因為作為一個受害者、她間接地獲取了心智上的利益、以至於變得故步自封了。部落裡的青年如此，我也是如此！我們都以為自己很「弱」，都是別人對不起我！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他人的多重面貌也在這個過程中不被看見，並成為單一樣貌的壓迫者形象，這何嘗不是一種暴力！就好像人只能分為好和壞，我的爸爸只能是施暴者，所以要處罰；而媽媽是受害者，所以要保護。常常酒醉的那個爸爸，其實是很無助的！打不贏爸爸的那個媽媽，也並非那麼樣的「弱」，她的生命力可是堅韌得很！根本沒有被貧窮的處境和爸爸的拳頭擊垮！

---

<sup>40</sup>引自沈寶莉(2010)。女人不同自身的對話的論文。輔仁大學應用心理所學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我，不也如此嗎！媽媽希望我當老師或公務員，我也真的當了幾年老師，只不過那是體制外的小學，媽媽年少時未能完成的「老師夢」，我算幫忙圓了。我這種不當面拒絕，卻能往縫裡鑽出一條路的本事，哪裡是弱呢！國小二年級左右，媽媽離家出走的那一段時間，原本午餐錢都是媽媽給的，根本不敢伸手跟爸爸拿錢的我，可是跟著要好同學在她阿嬤家吃了好一段時間的免費午飯呢！面對書店老闆、師資培訓班的老師提出的要求和尊重，我也沒有很弱，而是直接跟他們對嗆。

參與部落重建工作的我，去到抗議現場而暫時嚇傻的我、能夠周旋於部落之間的我，且跟每一方都還能建立信任關係的我，哪裡是「政治白痴」呢，但我的「無辜」樣，讓小禾以為我是政治白痴！我雖被抗議現場嚇傻了，不過也在幾個小時之後，分辨出其中的利害關係和目的。

然而，參與部落災後重建的那個我，卻老是陷入一種「覺得自己根本沒做什麼/沒幫上什麼忙」的狀態裡。讓自己成爲一個沒有力量以及只能責怪別人的模樣！其實那對一起工作的人來說並不公平，同時也內化了自己的「沒有力量」！部落青年當然也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弱」，不放過任何賺錢機會以及老是要脾氣或想要掌控一切的部落青年，也不能單純地使用法律、道德標準、情緒管理不夠好、一般的諮商或心理學的語彙來解釋和看待。因爲那會讓我們看不到他們小時候或當時候所遭逢的差異處境，而把對方當成一個「問題人物」或將其定義爲很壞、很有心機…的人，而讓對方再一次經驗社會結構的暴力。

其實外界對這個小部落的評價很負面，當你看到部落的人不願意分擔自救會的值夜工作，卻在大批物資進駐後，不管老小甘願輪班值夜的景象時，不要說外面的人了，即便自救會的青年幹部都看不下去。很多人對這個部落的評價是：自私自利、很愛吵架和勾心鬥角。老實說，一看到大批物資進來，全村都來搬東西的盛大場面時，我也高興不起來！但是當我跟他們認識越深，知道村子裡很多位男人都因不容易賺到錢，鋌而走險砍七里香而觸法被抓去關，獨留婦女承擔家計時；知道小小的部落裡，大半的人都被「當」過，即便長大了，有能力多賺一點錢了，也不見得脫離得了貧窮的處境時。這一次災難進駐的資源，可能也是他們唯一一次得以翻一點點身的機會了！怎能不覬覦、不把握呢！怎能輕易地將「貪婪」兩個字掛在他們身上！

這樣，也算還了大家一個清白阿！

我們雖然活在蠻壓迫的社會處境裡，但原來我沒有那麼弱，沒有那麼只能是一個受壓迫者。我也在不斷移動的過程中，長出了一些能耐和本事，然後越來越有辦法看見別人和自己的處境，以及分辨出移動過程裡的階層性和自己在過程中變成

了什麼樣子。看到這麼多面向的自己和他人後，我也比較能夠明白阿肥曾經跟我說過的話：那堵牆<sup>41</sup>沒那麼高阿！我倒覺得那是一顆氣球，而我就是要當一根刺，刺破它！

---

<sup>41</sup> 那是我對「結構力量」的一種比喻。